

[ 岁月山河 ]

## ■家小巷

——行走海南

□ 王晓晓

想走进厝家，是源于对厝家人生活方式的好奇。

我们驱车从南海边路辗转到厝家街巷。厝家小墟地理位置虽然很偏，但是据说每晚都会聚满私家车，在这里享受美食到深夜，在三亚人的记忆里，这条街就已经这么热闹很多年了。祖祖辈辈的厝民过着与海浪相伴、以海为家的生活，而今天这里的厝民已经基本都登陆了，新渔村倚山傍水，背靠的大山给了他们过去倚水而居时未曾拥有的安全感，面临的大海依旧让厝民感受着迎面扑来的亲切感。

听说这里是三亚的美食一条街，炸鸡一点都不比 KFC 差，渔村炸鸡在厝家小巷低调却高雅地生活着，四面八方的游客闻其名而追随其来。和大多数餐厅不一样，这家店没有悬挂招牌，没有菜系菜谱，没有特色菜介绍。听说只要跟的哥或开摩托车的大姐们说要吃渔村炸鸡，就会被带到这家店来，可见这里的炸鸡已经很有名声。

记忆中这里的厝家男人因长年出海打渔、辛苦劳作，皮肤在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结实。但是餐厅老板身上却有着和多数厝家男人不一样的地方。从体型和肤色来看，虽是厝家人，老板的面部却少了厝家男人历经风雨沧桑、四海为家、与海风海水搏斗的痕迹。老板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体型却略微发福。看来大大的肚皮不是啤酒所致，那想必就得归因于厝家女人的美食。老板是个实在人。上菜时会一告诉们每份菜的价格。点上来一份炸鸡后，老板汗滴滴地告诉我们这个一份只要 15 块，价格很便宜，是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炸鸡，独一无二，在别的地方都没有机会享受。味道的确名不虚传，香、脆、酥，色泽也非常漂亮。蒸饺是这里的特色主食，蒸饺的外衣被煮的晶莹剔透，饺子馅被衬得若隐若现。点了一瓶小瓶果粒橙。老板说，还是喝大瓶吧，大瓶比小瓶价格上更划算，喝不完还可以打包不浪费，炒螺，也叫炒尖螺，是海南的一道特色菜，夜宵的主打食品，以尖螺为主体材料，配有特制的酱汁、葱、姜、辣椒，吸吮螺肉，口感爽滑。炒湿粉，炒豆芽，炒粉肠，每道菜都洋溢着浓浓的农家风味和厝家气息。

餐厅里，多是女人掌勺，姑娘们的打扮清一色都是花色宽松上衣，下着深色短裤。头发留在齐颈处，两个彩色的小簪子在脑后勺紧拢着垂下来的发丝，不仅美观，也方便劳作。

记忆中还有黄昏时海上炊烟袅袅的情形，渔民们从一条船走到另一条船上，走街串巷。厝民在渔船上生儿育女，养家糊口，一辈子浮生水面，过着犹如吉普赛人般飘浮不定的水上生活。过去的厝家人是非常贫穷的，不过“穷则思变”，在厝家人上陆后，他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开饭店，开出租车，生意越做越大。2006 年“达维”过后，厝民的简易棚和炉灶被台风席卷得一无所有，于是厝民们充分利用新渔村所处的地理优势，重新修建房屋，精心装修后出租给来此过冬的外地游客。今天的厝家小街，厝民们家家户户住着六七层高的小洋楼，装修也很精致。厝民们无论过去在海上，还是搬迁到陆地，一直和睦相处，很团结。做生意也相互照顾，东家的凳子摆到西家来，西家的菜被拿到东家来吃。靠着诚信和美食，厝家人的生意越做越好。晚饭后，老人齐聚在街边喝茶、打牌。生活怡然自乐，安静悠闲。在海湾畔，建立有一座五龙神庙。据说是四面八方的厝家人凑钱修建的，庙里供着五龙神。厝民们出海打渔前，都会前来拜神保佑平安，保佑出海渔船满载而归。

晚饭后，一路沿着海湾重返市区。海上偶尔还有厝民在舰板上洗衣做饭。不过多久，也许他们将慢慢登陆，过着安稳的日子。在海湾的另一侧，林立着高楼大厦，厝民的身影在背后高楼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渺小。但是，相信勤劳、善良的厝民们一定会坚持用自己的双手执着地创造未来的幸福生活。

是完全没有防备地，我走进了这个静谧的小村庄。那是一个初秋's 早晨，阳光清朗朗地照着我的脸，温暖得令人感动。

这个小小的自然村，坐落在定安县最南端的翰林镇北边，村庄的名字叫旧市城。村庄中最具特色的地方，应该是那条长长的火山石砌成的环村城墙，一条围墙、一个以城命名的村庄，这在全县所有的村庄中，是独一无二的。

旧市城的城墙高约 3 米，全长约 300 多米，始建于清道光末年，系当时社会治安混乱，村民为自卫而筑，仅开辟东、北两门。老城墙现有几处已崩塌，墙上有枪眼口尚存。因年代久远，老城墙的石头缝里长满青苔和藤婆，尽显历史的沧桑。

当你走近旧市城，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静幽、祥和，偶尔一声狗叫，循声望去，满眼苍翠深处，若隐若现的，一个村庄就真的出现了。

此时正是槟榔花开时节，一簇簇嫩黄的小花暗香浮动，弥漫清远，满村满野肆意芬芳，微风过时，人便有些醉了。不远处的一根弧形的电线杆上，一只麻雀正在荡秋千。那种安详和柔美，让人恍惚误入了仙境。

[ 人生况味 ]

长年在海岛，经常见海霞。

每次看见的海霞都不一样，因为每一次的云彩都不一样，每一次的心情也不一样。一个人看海霞是这样每每不同，不同的人看海霞就更是各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海霞，这心中的海霞，是在儿时的记忆中留存的底片，也是在人生的阅历中叠加的印象。法国画家莫奈有一幅著名的油画，叫《日出·印象》，画的就是日出时的海霞，准确地说画家自己关于海上日出的霞光印象，这导致了一个影响时代思潮的印象画派的诞生，这也许就是海霞百看不厌的原因。

海霞是变幻莫测的，一会儿万马奔腾在大海的尽头，一会儿群龙舞动在波光之上；海霞是变化无穷的，千姿百态诱惑你的智慧，姹紫嫣红挑逗你的感觉，任凭你的想象海阔天空般驰骋，只有海水不变，蓝天不变，太阳也不变。

海霞是忠实的，“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是海霞与百姓生活最直接的关联，是海霞对守望她的眼睛的回报与守望。其实，不只是海霞，草原上的彩霞，高山上的流霞，林海上的云霞，都市广场上的朝霞，长河落日的晚霞，还有作家萧红记述她的东北家乡平原上的火烧云，同样都是各地方老百姓美丽的出行向导。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海霞，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的名字。电影的主人公也叫海霞，是一个英姿飒爽的鱼家姑娘。“大海边哟，沙滩上，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高山下哟，悬崖旁，风卷大海起波浪。渔家姑娘在海边，练呀练

刀枪。”这首清纯的电影主题曲，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那六亿人民只看八部革命样板戏的沉闷的岁月，无疑甜如甘露，给饥渴的心灵送来一线生机；灿若海霞，为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从此，“渔家姑娘在海边”的形象，就同海霞美丽的形象联系起来，海霞就是渔家姑娘，就是天上的那片云彩，就是中国人美丽的寄托与向往。

许多人都赞美过海霞。在我的小学生活里，尤其记得那些语文课本中描写海霞的美丽的句子和美丽的文章，至今我还能背出巴金先生的《海上日出》的精彩片断——

在船上，为了看日出，我特地起个大早。这太阳像负着什么重担似的，慢慢儿，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升起来。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有时天边有黑云，而且云片很厚，太阳出来了，人却不能够看见它。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出光芒，透过黑云的周围，替黑云镶了一道光亮的金边，到后来才慢慢儿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漆黑变成了紫色或红霞。这时候，光亮的不只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

那时候的我，还不能完全懂得巴金先生所说的“伟大的奇观”的深刻含义，对同样是寓意深刻的冰心的《霞》，我也只是按照老师的课文分析一知半解。

和冰心先生一样，“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是我童年时期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也是和冰心先生一样，直到很久以后，才会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

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巴金和冰心，一个深邃，一个清新，两位文学巨人都在乌云或者云翳的背后看到了阳光的灿烂，都把乌云或者云翳看作是海霞的组成部分，在他和她这里，没有乌云就没有海霞，正如没有太阳就没有灿烂一样——海霞，是阳光和乌云共同的创造，是光明和黑暗共同的女儿。

望着海霞，无论是晨光熹微的朝霞，还是暮色苍茫的晚霞，在惊异和感叹大自然无穷造化时候，我就会想，海霞是否就是人生挂在天空的写照呢？大自然把我们的人生放大了，在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壮丽地演绎给我们看，在我们晚上要歇息的时候，辉煌地展示给我们看。无论是壮丽的朝霞，还是辉煌的晚霞，照样都是短暂地过去，照例都是周而复始。

其实，对于海霞来说，五彩缤纷或者霞光四射，霓衣风马或者黑云欲摧，本没有快乐和痛苦之别。当冰心对着海霞，富有哲理地发现“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她发现的，是人生本如海霞般的真实。

其实，对于人生来说，挫折或者屈辱，奋斗或者拼搏，本没有海霞奇观般的伟大。当巴金看海上日出，情不自禁地发出乌云遮不住太阳的感叹的时候，人生本来就 and 太阳一样，自然地运行，自然地发光，自然地吧人间社会的黑暗照亮，巴金所感叹的，是海霞本如人生般的真实。

与巴金和冰心一样，人们都喜欢海霞，

[ 诗 页 ]

## 西域纪游 (六首)

□ 王家莲

游敦煌莫高窟忆画家张大千

千年宝窟润斯人，翰墨丹青笔有神。  
借问灵光何处处？此间山水铸诗魂。

注：据传，画家张大千先生曾在莫高窟研习壁画多年，汲古法以生新，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画坛独树一帜，终成一代大师。

登鸣沙山

秀水仙山瑞气升，巨龙腾舞自天成。  
四墙风塑尖峰现，西域雾弥密未清。  
缓步登高留足印，轻吹经宿复棋枰。  
神迹最是沙泉处，旷世奇观播远声。

游阳关

游罢鸣沙路未还，友人约我走阳关。  
盛唐遗梦萦陶次，大漠悲秋拥宇寰。  
几度春风询祖圣，①一杯红酒送岑参。

昔时景物今何在，冷寂荒原月一弯！

注：指王维

晨游甘谷大象山

朝曦已上雾初开，山鸟欢鸣醒寂台。  
巍伟神佛凌壁立，千年古韵入襟怀。

雨中游积石山

南来山上几流涎，洞窟深幽树染烟。  
细绘开工开鬼斧，巧雕佛像饰悬岩。  
先贤智慧堪崇敬，后辈衷情更感天。  
华夏名山曾踏遍，隋唐古迹数兹妍。

观月牙泉

胜地龙泉冷冽清，神奇造化久闻名。  
一弯如月弦生碧，半壁澄波镜泛明。  
漫漫黄沙情幻现，婷婷古树韵横生。  
几回梦梦到西域，今愿慰余一段情。

不吠，白天夜晚一样亮堂；那日头更鬼，晌午后才跑到街心来，不一会便躲到那高楼的背后去了。

二妈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天清早天色正泛红时，街上就突然响起一阵阵拖沓拖沓的脚步声，好多人朝图书馆那边走去；下午日头快掉下楼脚去时，人们又突然都从图书馆那走回来。二妈悄悄观察了几天，终于把秘密破解了，都是钟楼上那大神钟作的怪。早上那钟响六下时，人们都走到图书馆的广场来晨练，有的散步，有的跑步，有的舞剑，有的做健身操……下午那钟又响六下时，热闹在图书馆周边的人都突然散了，纷纷走回家去。从那后，二妈做饭时时间有了个准了，就听着钟楼那钟声。

二妈携着孙子从图书馆那走回家来后，便忙着做晚饭。在城里做饭太省事了，不用挑水，不用劈柴，不用烧火，啥都是按一下开关就行了。吃晚饭时，二妈把一个已经在她心里酝酿多日的想法抖出来，她说，老人也要锻炼呢，那大钟响八下时，一伙老太婆就在图书馆那做健身操。她见儿子和儿媳妇都看着她，又说，晚上你们别都出去，轮流在家里，我也要学做做那健身操。

说，如一窖陈酒，以温和的方式积蓄着，温润剔透，使整个村庄无处不流溢着一股历史的陈香，一闻便被醉开了。听年长的村中老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一座村庄、一个家族的变迁，如历史的画轴一卷卷地展开，那是历史的缩影，是一段以血和生命抗卫家园、不受外侵的缩影。行走在这座建于清朝的老城墙上，追忆往昔的繁盛，怀想曾经的炮火浓烟，仿佛能听到古老的村落里，英勇的村民奋起抗击贼寇的回声，仿佛看到当年的村民历经战事后，闲坐前庭、笑着红尘起伏的淡定与从容……

生长的城市，到处都是创造和建设，人的心灵也膨胀着无止的欲望，生活不能随意而过。曾几何时，心中渴望寻觅一片净土，为心灵开辟一座美丽的后花园。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吐露出内心的俗虑，让心灵静栖安坐，倾听来自阳光、落蕊、蝉鸣、鸟翅的天籁，以充满生命原初和圣洁精神的山野之气，点亮和温润疲惫的心灵……

那是一种生命的奢望，所有的回想前尘和展望未来，都源自心灵的召唤。只是突然有一天，累了，倦了，你就会想起这里来，它就像一个停泊的港湾，静静地等你回来，为你扑打满身风尘……

[ 情怀深处 ]

## 味道

□ 尚刘沁书

梦境中她向我缓缓招手：“来，果果，到奶奶这来。”她目光温和，脸上挂着慈爱的笑，那时我是一个顽皮的孩子，雀跃地扑向她怀中，贪婪地吮吸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混和着汗渍的肥皂清香。

这样的梦境在我脑海中反复多次。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虽然时隔多年，但每次浮现时，周围空气中浮动的粒子都会散发出让我熟悉的味道，这味道让我安宁。

她是我外婆，却非让我叫她奶奶，说这样才显得她不是外人，儿时我与她生活在一起，祖孙二人过着简单而快乐的日子。她喜爱小动物，养了好几只小猫。每天下午她都会端一口锅坐在门口，把从市场上买回的新鲜的小鱼放进去炸成咸鱼干作为猫食，锅里的油嘶拉作响，不一会儿就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此时放学回家的我总是迟迟不肯进门，而是站在那口锅边拼命嗅着这让人流口水的香气。见此情形，她会笑眯眯地望着我问：“想吃吧？”在她眼中，我就是她的一只小猫。

她有一小块菜地，里边随意种了些菜。闲赋的午后，她总爱在脖子上搭着条毛巾再扛上锄头就出发到菜地去干活。炽烈阳光下，她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她总随手拿起肩上的毛巾往脸上一抹就继续摆弄田间的蔬菜 and 恼人的野草去了。

我坐在田垄上安静地看着她，巴望着她能给我带来一些小惊喜，果不其然，一会儿，她便从菜叶中挑出一只大肥虫，她望向我，手里捏着那鲜活的生命，喜滋滋地笑着，笑声中透着不成得意：“就是这些小家伙，又消灭的菜啃得不成样子。果果你看奶奶厉害吧，又消灭了一只。”我好奇地盯着那胖乎乎的大虫有些害怕，又忍不住凑近去瞧了瞧。我发出惊呼，兴奋地鼓掌。她笑得更好看了。

回家的路上，她一面向我夸耀着当天的“战绩”一面又拿起毛巾抹了抹脸上的汗。我调皮地从她的脖子上取下毛巾，也学着她的样子往脸上抹了抹，是夏天浓郁的汗水的味道，让我觉得亲切。

夏日的夜晚潮湿而闷热。我躺在凉席上翻来覆去难以入梦，她侧身对着我，架起一只用手巨大的鹅毛扇给我打扇子，时不时用扇子有节奏轻轻拍打我的身体，嘴里还哼着我儿时最爱听的歌谣。鹅毛扇送来轻风阵阵，也送来茉莉清香，那是她白日子里在门口的小花盆中摘下两朵茉莉花放在床头所散发的香气。有时她明明已睡着，鼾声渐起。可只要我一翻身，那巨大的鹅毛扇又会送来阵阵凉风。空气中氤氲着茉莉清甜的味道。

那些纯粹而干净的味道，一直让我觉得无比真实，也让我觉得生活本就应该如此简单。以至后来我离开了她，离开儿时的乐土，仍然强烈地渴望。城市的喧嚣与紧张，让我越发怀念它们。今年冬天，奶奶乘坐飞机不远千里来与我们团聚。当她走到大厅时，左顾右盼神色有些紧张还有些欣喜。我像儿时那样跑向她，但这次，我把她搂在怀中，我使劲嗅了嗅，还是熟悉的混和着汗渍的肥皂的清香。心中顿时觉得安宁，原来爱有如此真实的味道。

[ 乡村纪事 ]

## 村边那篱竹

□ 李善传

入夏以来，日头天天在头顶喷火，使人很想念故乡那遮天蔽日的篱竹。

故乡的篱竹，漫山遍野，一簇簇，一垛垛，郁郁葱葱。高大的篱竹如兵如林，把村子围得喘不过气来。每逢酷暑，村里的男人女人扛张竹椅缩到竹根下，缝缝补补，下棋聊天，凉爽极了。

篱竹笋很好吃。春天泼过几场大雨，早上拨开竹丛一看，好家伙，竹笋裹着好几层嫩黄的外衣，尖尖的从地里探出头来，拿把钩刀对准它一抽，就从里面滚出来，剥开外壳，用井水泡一晚，捞出切成片，下到油锅一煮，清香满屋，挟一口，质地滑嫩脆爽，味鲜微甜，从嘴里一直甜到你的心里去。有客来，‘鲜鱼煮竹笋’算是上等的农家肴。

村里人虽然爱吃竹笋，但舍不得割房前屋后的“防风竹”，要吃就到山里割去。有个叫山狗的，趁晌午无人，偷偷割了村前围篱那好几捆竹笋，吃完，他探头探脑出去倒笋壳，被人逮个正着。爷爷是村里的“先生爸”，叫他去责斥几句。谁知他当生产队长的大哥勃然大怒，说，竹笋不是谁家的，想吃就割，看谁敢把你怎样？爷爷骂道，这败村崽，抡起手仗便打。队长捂着屁股一溜烟跑了。队长气咻咻嚷到公社去，说村里出了反革命，快抓人吧。公社书记敬重读书人，问明白时笑了笑，便不了了之。此后再无人敢偷割村边的竹笋了。

“防风竹”其实是我村的守护神。解放前贼多，村里密匝匝的篱竹围着，村口扎一个厚厚的竹栅门，晚上门一闭，贼人就甭想进来。1949 年，长坡警备队探得有琼崖纵队的小分队在我们村里驻扎，连夜从县城新州调来几百人，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竹垛厚如城墙，敌人的机枪扫射去，子弹擦着光滑的篱竹，叭叭便弹下了来。村子清醒了，里边的战士们往竹垛缝里伸出很多枪，一枪一个，打完又缩回去。敌人死伤惨重，又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一把火扔进竹垛，顿时哔哔剥剥烧了起来，分不清是枪声还是竹子的爆裂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山上的琼纵主力发现后，扑下来，两面夹攻，敌人落荒而逃。竹垛保护了我们村，保护了琼崖纵队战士，粉身碎骨了，可是，春天一到，几场雨水下来，干枯的竹子又抽出嫩芽来。

前些年，竹子开满了白色的小花。老人们很伤感，说，竹子落下一地一轮回，老了看来是保不住了。果然，竹垛落下一地的竹米，不久竹子都枯死了。可是，第二年新的竹子又蓬蓬勃勃长出来了。前几天，我回了趟老家，发现村里的篱竹少了。父亲说，村里建了环城公路，嫌这篱竹阻碍交通，又不美观，挖掘机一到，连根刨出来了。父亲见我发愣，又说，现在世界好，没贼了，这篱竹用处不大了，我仍在发愣，可心里却轻轻地掠过一丝欣慰。



龙川水韵图（中国画）

章 庵 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收藏作品）

[ 心窗小语 ]

## 那大钟楼

□ 李焕才

那大的楼房像雨后的竹笋，一眨眼，这儿就冒出一大片，那儿又冒出一大片。不知不觉冒出了一座钟楼，得意洋洋地站立在市图书馆那楼顶上。

下午日头斜西的时候，二妈就携着孙子朝图书馆走来。这个时候这里好热闹，图书馆旁边的广场上有好多人在打球，广场旁边的草地上有好多小孩在玩耍，又有好多人坐在草地周边那树荫下的水泥椅子上乘凉。二妈没有朝广场那边走去，她的孙子跑到草地去玩后，就下意识朝那钟楼看去，脸上那皱纹一阵舒展，接着掉头朝钟楼前走来，在一棵印度紫檀树下坐。二妈坐下不久，就有老太婆也走来，不一会，树下便集了一伙老人。天上的日头越跑越低，树影越

伸越长，老人的屁股越挪越远。突然，钟楼上那大钟响了，咣当……咣当……响了六下。老人们都朝那钟楼瞥一眼，随着慵懒地站起来，伸一下腰，又拍拍屁股，然后都纷纷去招呼自己的孙子，走回家去。

这些日子，二妈几乎天天来听这座钟楼的钟声。二妈的老家在好远好远的北岸乡下。几年前，二妈的儿子和儿媳妇到她家来做吃，儿子开辆拖拉机运砖运水泥，儿媳妇卖水果；后来儿子变成了的士司机，儿媳妇在解放北路开一间花店。前年儿子在图书馆斜对面那条街盖了楼房，把二妈从乡下接上那大来。二妈好高兴，可是上城来没几天，她便闹着要回乡下去。二妈是个闲不住

的人，在乡下，她仍锄地种田，又养猪喂鸡，一天有忙不完的活，上城来后，天天让她闲坐在那里，手脚没着落，难受死了。儿媳妇不让二妈回乡下。二妈说，吃了睡，睡醒了吃，像个啥，买头猪崽给我喂，别让我闷出病来了！儿媳妇当初也是从乡下来，明白婆婆的心情，告诉她城里不给养猪，于是让她做饭，一天三顿饭都交给二妈做。二妈怎么也想不到，这城里的饭很不好做，不是做早了，就是做得太晚了，弄得一家人吃饭没个定时。在乡下时，鸡叫第二遍起来做饭，刚好天放亮时便把饭做好；午饭就等日头爬上屋前那杨桃树顶后，才动手烧火；晚饭要等日头下到西边那石山腰后，才洗锅淘米动炉灶。在这城里，没早没晚的，鸡不叫，狗

## 倾听寂静·旧市城

□ 王 炜

黑坚硬的外观，一切都见证着年代的久远。

古老的石屋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火山味。每间房屋规矩严整，石块几乎凿削出一，坑缝间隐约可见室外光景。房屋里有些昏暗阴潮，炎夏感觉却十分阴凉。一座座石屋深藏在一片翠黛之中，就像一幅泼墨浓重、色彩艳绿的水墨画，游笔起伏之间，蕴含着恰如其分的神韵风采。

早晨的太阳慢慢升起，一只小麻雀轻巧地跳入眼帘，给高大的菠萝蜜树增添了一种灵气。硕大成熟的菠萝蜜黏挂在树上，子孙满堂，芬芳扑鼻，糅合着槟榔花香，整个村庄便沉浸在一片香雪海里了。雾岚流动，树影婆娑，一切静静的，淡淡的，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足音，似乎还有

树枝发芽、竹笋拔节的声音。隔了不久，忽闻鸟鸣空林，如仙乐般清脆悦耳起来，静寂的山村显得更加高远空灵，如置身亘古的原始森林之中。

老城墙的西门口处，十几块大石头相互簇拥着，摆成一个天然的大石桌。村民们喜欢围坐在石桌边吃早饭，聊着一些南天北地的趣事，十分惬意怡然。不远处的老屋院子里，两三只老母鸡啄吃着地上的谷粒，咯咯地叫得很欢。泛着青苔的石磨静待人在屋角边，一袭蓑衣斜挂在屋檐下，一切都不着痕迹，古朴得让人舒服。村人在恬淡宁静中操持着农事，舒适地过着云淡风轻的生活。

村庄里浸满了许多古老的故事与传